

沉海

商晓白 著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

ISBN 978-7-5367-4014-3



9 787536 740143 >

定价：26.00 元

沉 海

SHANGXIAOBAI ZHONGDUANPIAN XIAOSHUOXUAN

商晓白中短篇小说选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沉海/商晓白著. — 昆明: 云南民族出版社, 2007.12

ISBN 978-7-5367-4014-3

I. 沉… II. 商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6103 号

责任编辑 | 沙明宝

装帧设计 | 何志明

责任校对 | 岳明芬

出版发行 | 云南民族出版社

(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: 650032)

<http://www.ynbook.com>

ynbook@vip.163.com

印 制 | 云南民族印刷厂

开 本 |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 | 9.875

字 数 | 200 千

版 次 |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|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

定 价 | 26.00 元

书 号 | ISBN 978-7-5367-4014-3/I·814

目 次

小 说

空 隙	(1)
沉 海	(78)
旅行手记	(120)
梦 魇	(176)
艾 娃	(187)
卖艺人	(201)
社会角色	(207)
小镇镇长	(211)
课桌面	(216)
地下室	(225)

电影剧本

尘世·冥间	(229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小 说

空 隙

—

事情发生，又已经过去，可有一天，只隔着一条马路，我又看到了她——S。

是秋末的一个上午。

头天夜里，我做了个梦，梦中，我孤身一人，怎么呆在一片空蒙蒙、白茫茫的雪地里；不知零下多少度，极冷；我想着得要赶快离开，找个地方暖暖身子，可往哪个方向走？几面，极目过去，都是无尽的雪野、冰川，我大约是在北冰洋的沿岸了！朝前走，一个意念说，我就直直地往前走……走了阵，我忽看到，前方不远，透过雪雾，渐浮现出几顶爱斯基摩人的兽皮帐，我看见，那一顶顶敞开着门的帐篷里，一家家人围着火塘，融融火塘上架着的锅蒸腾着热气，无疑，在熬热汤！啊，面对，这仿佛是从天而降的暖热景象，尤其是馋人的汤的诱惑，我惊异之余、大喜过望中即毫不迟疑地快步过去……可，一临近帐幕，十来只平日里拉雪橇的狗，好家伙“嗖——嗖”地蹿出，冲我一阵地吠叫，不让我靠近；骇怕中，我急忙后撤，它们，却不追上来；如此，过了阵，我小心试探的，又斗胆趋前……狗们守候中，复蹿起，狂狷，我，只得再退后……这般，反复了几次，终不能靠近！又冷又饿啊，在，实在忍受不了了，坚持不住了，最后，我遂硬是鼓足勇气，豁出去般的

— 1 —

发起了一回大胆的冲击……那些条狗，竟一齐地狂吠，从四面八方朝我猛扑过来……——我蓦然惊醒，吓出了身冷汗！

醒来后，有约两小时，就怎么也睡不着了，直到，凌晨5点，蒙蒙胧胧的，才又感到了睡意。

再醒来，已是上午10点。起床后，我无名的，却感到心绪不安、躁乱。洗漱完，我坐下喝茶，想藉之提提神，调理一下，可不奏效；心态，依然不对，思绪，更纷杂、混乱起来；我合上眼睛，叫心沉沉、静静，可，瞑蒙中，却听到一个声音，在向我低语；听不清、也弄不懂那“喁喁”声，但从那急切的语调，匆促的发音，好像，在催我什么；似乎，是要我出去，出去走走；而这同时，我身体里，也有种异样的不适，躁动着，往上升，若，在响应那声音，与之共谋，而合构为一股无形的迫力，一起，推促着我。这样，有点迷离、惆怅中，我向门口走去，又，开门下楼，来到了街上，之后，就很是莫名其妙地，走了起来……

鬼使神差般，我往前走，茫无标地；而脑子里空空，似植物态。就在，我这样地忽悠忽悠地转过几条街，后来，碰撞到一路人的身上时，才一下的醒悟过来。当我，想着得结束这毫无目的地行走而掉头往回去时，在一条僻静的街上，隔着马路，看到的S。

我，雷垒，在南海；S，月莹，在G城，相距千里；我几年前在G城，S，几年后出现在南海，真是，“巧遇”！不过，我可是预见到过的，这样的情景，就在，三年前的那个夜晚，在G城，我的住处，一个，稍稍有点感伤的场面里，我对她说了：“……将来，一天我们遇见……”预见，是啊，或者说想像，真的形成、出现，永远是迷；事物间的连带，却一环扣一环，不会中断；所有看似偶然的東西，其实，全在一条条无

形的链的衔接下，神秘、诡异、有时是令人奇异地发生着联动，会猝然呈现……

仅从我的向度看，比如，这时辰我遇见 S，要是，夜里无梦，我不会醒来，睡得好，我不会十点才起，精神好，状态就好，那么幻听或异怪的不知由来的声音之类还会出现？我不会梦游般地出来，那，也就不会碰上 S，而我，结果是只能一步步……顺应地出来，碰见 S，不可能有其他的。想想，当你顺乎自然，做了什么，就已经是选择了，唯一的选择了，你，只能如此了；有时，即便，你看似未做选择，在听天由命，这本身，又何尝不是个你也“只能如此”的选择？你选择了不选择。问题是，我下意识般的行为又说明了什么，冥冥中，是什么在诱导、牵引我？而什么在左右、推使她？——S，并不知我在南海，不知我两年前，已调南海来了。

一般说是偶遇，或“奇遇”、缘之类，但我想，一切是命，是命，在做崇；而人之命，是整个宇宙间的一类现象，说得小点，是银河系，最小，也是太阳系里的物质——精神连动引发的。

现在，S，和她的丈夫，走在对面的人行道上，她挽着他臂，边走，边向他偏着头，说着什么；他笑了，她也笑了，像对和睦夫妻；像？不，是是。这时，她掉过头，目光，在随意地移动，不经意地往周旁看视……此时，就是此刻，她眼睛在空间的某一点上凝住了——她看到了我，瞥见到马路对面也在走着并正看着她的我。霎时，她眸光烨闪、熠亮了一瞬，随即，瞳孔敛缩，微微地颤悸，跟着，便垂下了双目——避开了我；但间隔，只有两秒，她又抬眼，看我，带着隐含的讶异、惊奇，好似在说：“你，怎么会在这里，在南海……”这话该我说。为，不惊动她丈夫，我，只隐微地点点头，露出一小

笑，而她，大张着眼睛，一时，却不知该如何应措；我注意到她手，在悄然地捏紧了，脸，则漫涌上红晕；我发现，时隔三年，岁月，已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，尽管，不很明显，但在时间的维度上，她是无奈，无自主了。

算算，她 33 了；那年，是 30。

数月，我们曾在一起，现在，成了段过去的插曲，生活本身，大概就是一段段的插曲连缀、拼凑而成，生活里，哪儿有完整的交响曲？！人，从生，到死，一个轮回，还算有头有尾，其间，就杂乱无序了，缺少节奏；而甜酸苦辣，悲欢离合，什么味儿什么调儿的都有，像个大杂烩；而好歹，你也得都“吃”下去，吃了，还留下各种混杂、怪涩的余味……

十年前，一相好在一崖顶上对我说：我已经爱上你了！她目光如炬。我说，是不是要往下跳？她说，急什么呢。我就带她上林子里去了。

一年前，一女友当着我的面，差不多是咬牙切齿地和我说话：我恨你！并面露凶相；可半小时后，我“掐”住她，她却说：我爱你，……方才，是气话！

26 年前，我 13 岁，单相思；那真是——服迷幻药了！整整 5 年！到 18。那个她，却压根儿不知。

6 年前，一当代女子“劫持”了我电话，冒充——我记不清模样的女的——小心，女人间电话里的声音可能辨不清，没准搞错——前来赴会，见面时，我方知搞错了，倒索性随遇而安，可她，——这当代女子（只见过一面）——明知我小款也不是，竟，公然地表示遗憾！遗憾归遗憾吧，她小施矫饰之余，还是想作，还，主动奉献了；操，我就给她尝了点“乐子”，结果，后来她找了我半年，再寻不见！

5 年前，一女律师在我的诱导下，电话里说，她丈夫，不

行；我说，我帮你，她大笑了。高兴就做。不久她出了车祸，人没了，幸亏，做了，乐了乐。

有的女的可真坏，你开发了她，她竟像吸毒成瘾一样，反复发作！那瘾，还越发越大！！

你若是被这样的雌体缠住，那就有麻烦了。

就是说，陷阱有时公平得不分你我。你下了个扣子，弄不好，自个儿反倒给夹住啦！

.....

二

S呀，我们过去了3年，现在，只隔着这条马路，一条，十步便可跨过的马路，限制，对了，这就是自由的含义。

难道还有其他含义？自由要延伸，只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异，如鱼类——腿鳍鱼——到两栖类；两栖类，到爬虫类；陨石——天命——消灭了恐龙，原来夜行的小哺乳类便趁虚入；一步步……猴子，树栖猿，……直立人、智人、尼安德特人 + 现代人（相交） = 人——登场；还是不自由；一切，都在限制、拘囿你，并且，你又成了你的牢笼！再往后，人以后呢？而入的时代果真到来了？如今人，真是那么弥足珍贵、值得夸耀吗？

地表上，革命也是阶段性地管用。再来一枚彗星狂吻一下地球呢？

S目光黯了，看的出，那曾像是火炭般被烧透的双目，已黯了下去，恰如，让时光的水滴一点点淹没、弄熄……

这般，S，和她丈夫，从对面走了过去。

仿佛，一切都是不存在的，没有过的；一阵风，一片云，一个过客。

我独自，默默地往前走，向着，和S相反的方向；脚下，我踩着的枯叶，发出酥碎的“枯嚓、枯嚓”声——这提醒了我，是，秋末，在秋末的一个上午，命运，命运的一次小小的，小小的恶作剧。

拐过一个街角，我一直地朝前走，过了市区，到了海边。海，总像在呼唤、吸引我；两年前，费尽周折，我终于调到了南海！这两年，我就常常来看海，看她在光之下一日里色彩、色调的不断变化，尤其日出、日落或雨后初晴空中一片彩霞映在海上并随时间发生的奇异变幻：有时，这里是闪烁的金，那边一片血红，左前方一层柔乌，右面是一块淡褐；时而，海水在湛蓝，湖绿，轻黄，醉紫，雪青，琥珀……各色的间抹中，且又在魔幻般的变色、转换！风起时，海和风共语，同舞；平静下来，又回到与天絮语，与光交盞。山啊，可是另一番景观，一般大多的山，它本身的静止、沉重，常常给人压抑感，还有，就是它的封闭性质，在山地中，你可不能久驻，在重重大山里呆久了，那就像是浸泡在里头，四面遮挡，再漂不出去，那时，你会生出一种恐惧，一种被封闭、被窒息的恐惧！

可命定，我在一座山城里呆了9年之久，漂不出去！那时，我只有在梦里，化作只风筝，往上飞，想，越过山去；可，风筝连着线，我随风上，那牵着的线，放……放，然后就收，再放……又收，如此反复；这样，我一会儿冲上，一会儿回下，时而，眼看着飞上去了……猛的，一停，之后“哗嚓嚓”的——复被拉下。像有只无形的幸灾乐祸的手，在肆意地把玩、操纵着！我渴望着大风飏起，让风力，扯断那连着的

线，把我刮过去，但，大风真起，我也真的被刮过去了，四下一看，四面，还是山，往远看，则是无尽的重重大山！而我，仍连着线！于是同样的重复又开始：我，往上飞……线，朝下拉……失望，希望，无望……也不知借助大风翻过了几座山，终于，我被刮到山崖子上，“喀嚓”一声，被撞散了架！

我也许是希望散架的。我这人，喜欢走极端，或许，正是我的极端意识，最终，让我从山里漂了出来，到了海边。

那时，我也是真的散了架——散了家：三年半前，法院的一纸判离书，宣告了我婚姻的结束；不仅如此，我儿子也丢了。都知道，不论东、西方，大多离婚案的断判，在未成年子女的归属方面，那是一向地对女方——母亲——怀有正义的偏袒。为什么呢？人是母亲生的，据说，卵子贵一点儿，并且——众所周知——还有母爱！父爱？什么意思？它是个偏词，含义，还在缩小；母爱，啊，那是无限地扩大啊——慈母，地母，王母，天母，圣母……连祖国，也成了母亲，没了父亲的份儿，好像母亲是单性繁殖的。你说是男权产物？不如说，母系子遗吧？抑或，人的恋母情结？反正，女权为此高兴了，至少，这个不用争。那，你看，我，又有啥好说的？如是，在庭上，儿子的归属判下时，尽管，我心里有准备，这心，还是像被一颗无形的子弹很慢地射人，隐痛中冷冰冰穿出，留下了一个空洞。当时，我身上发冷，头，也懵了；等醒过闷儿来，看递到我手里的判决书，适才发现，里面，怎么缺少细节，比如，没规定，我——父亲——多久，能去看看儿子，等，给忽略了。我问庭上。那个身着法衣，模样十分正经的审判员，却好像是反不明白似地盯着我，想了半天，才开口道：此类事，该是当事人双方自行解决、处理的。倒好像，我在没事儿找事儿，无理取闹！

对官方来讲，细节，一向不重要。

不得已，我只好去找前妻商量，她不谈；我又去，她，干脆不见！

无奈，我只好迂回，到学校，去看儿子。

三

也就是在我离异后过了3个月一次去学校，在G城小学的校门口，遇见的S。

遇见，是啊，每个人每天都在“遇见”，遇见什么呢？大都不知道。我是说，遇见了，未必能真意识到，这个，什么；究竟，是什么；会发生，什么……

怎么说呢？平时，一般你总以为你明白、知道，其实，你大概什么也不知道，我是说，你没有真正意识到表面下的许多，背景里的很多，多种视角下的不同，彼此间的连带，乃至，要害与核心——最后症结所在；一句话，你不是真的意识。真意识，首先，是发现，悟出，进而，往往，能以行动去证实。一个典型实例：伽利略在教堂里无意中发现祭坛上的神灯来回晃动，由之，他悟出了钟摆的奥妙、原理，而后，就转入行动，在试验、实验中加以证明；然后，是他，最终将时间框定，而由此，一个“新的时代来临了”——机械的时代！真的意识到位，难道，是简单的？！人类探索时间几万年，发现、创造出时钟，从公元起算，也才近一千四百年；时间，你，意识到了？机械时钟发明后，渐次，才是分和秒的悟出、意识。以后，所有机器，母本——始祖是时钟。因为机器出现、改进，后来，才发生了19世纪工业革命，到中国，则是20世纪的“文化大革命”——想想，“文革”，同伽利略那…

抬头，看见“神灯”的晃动，没关系？无论是横向的，还是纵向的，一切都是联系在一起的，从宇宙大爆炸，到宇宙放晴，原子核和电子合构为原子，光由散射改为直射，地球有机界的出现，生物形成……整个进化史，一切，不是都联系在一起的？又是，偶然性的？试想，伽利略那天没去教堂，肚子疼，那可能就是他肚子里的蛔虫的问题了，蛔虫，阻滞、决定了人类历史！又是什么决定了蛔虫呢？屎，大粪，食物……人，再从人回溯到三叶虫，从三叶虫发展到人……我是说，任何东西原本都是不能忽视的！当然，这还只是说了一点，还有千千万万的角度、组合、组织、组成。现在，呈现出来的历史，正是数以亿计的角度纵横捭阖，综合构成。好吧，再说，你从哪儿来？你怎么会在这里的？想想你的出生？你怎么诞生的？数十亿男人一天共生成多少精子？一个男人一天生成多少？那么，怎么偏偏是那一粒，现在形态的你？咳！人从生到死，不全是在偶然、细节，确切地说是一系列的命运的做崇下？再比如，近的说，98 世界杯足球赛，荷兰队与阿根廷的--场，“小马拉多纳”在下半场阿根廷有利的形势下，自己——“莫名其妙”的——佯装被对方绊倒，起来后，又（——继续做戏）突然猛地用头去撞对方头（——颇为戏剧性的一个场面）；结果，几分钟后，“正义战胜邪恶”，荷兰队入球，阿根廷败北。实际上，决定这场球胜负的便差不多是这个戏剧性的动作本身，而这个小动作与小马拉多纳的个性有关，他的个性，又与他的遗传（——纵向）、人格、经历（他童年的某个类似情景的强迫性重现？）、环境影响等相关，加上现场、氛围（——横向），他的情绪、身体状况等共同作用以至于——怎么就忽闪出这么个歪意念……原子核同电子相撞了！

你不知风从哪儿来，恐龙消失是命中注定？说，命中注定，却允许、也可以假设，假如，那块大陨石只是擦地球而过呢？哺乳动物无法，至少是推迟登场了；迟滞的进化使现在还没人类。那么你在哪儿？必然？嗜！假设，可以，断言可是危险，因为经验自身，常常也在不断变换：一个近视眼迟至今天才“发现”博士仑，配上戴了，光明，降临人间，无上欣喜！两天后，又不戴了——违反习惯，麻烦！他意识到的是什么？博士仑是好还是坏？相对论？

四

是中午，那天。当时，我和不少都是在等着接孩子的家长一起，呆在学校门口；无意间，我发现，好些个家长的目光，像不约而同地，都在往一个方向看，我侧过头，朝他们看的方向望去——

——一个骑着白色自行车一身黑色健美服的女子出现在前面不远，正朝学校门口过来……她形象，确引人注目，首先，是那统体的贴身黑色，勾出了她欣长形体近乎完美的轮廓，而她身后丁字路口哪儿一座赭红的建筑，则从背景上烘托，冷暖谐调，使她愈加醒目；惹人目光的还是她那张椭圆形的异乎寻常好看的脸，上面五官均称，线条柔和，尤其是向里凹进的眼，若蒙着层晶莹的水。她骑近过来……我见她脸上有汗，估摸，是刚从健美房中运动过出来的。这便是 S；也便是，我第一次见到她时。此印象，有如光孔闪开，旋即摄入！而在我迷幻般的脑海里的显影中，这个形象，曾不断的被放大，并不时闪出异彩，这是以后了。现在，她更近的过来了……停住，一脚支地，长腿跨下——身姿柔美、优雅！这时，

她人和车，就停在我左前方两米开外，就是说，离我很近！见她，侧身支上车，平静得像全未注意到周旁人——包括女人（！）——的看视（兴许她总是这般地被人看，习以为常了）；支好车，她转过身，正面对我！我盯着她，直而久地。或许，是我长时间盯注的缘故，也许，是我眼睛里的那种光，她，一回眸，便和我的撞上了——她眼睛里隐微的几乎令人难以觉察的抖闪了下；我，则斗胆，似无忌、更放肆地从她眼里一直看进……我发现，在她眼眸的深底，瞳孔的最邃深处，那里，像似有两团幽幽的文火，在静静地、轻轻地、缓缓地烧……

目光，是的，仅仅，目光片刻的交遇，一点感应，心灵，刹那间的传递……

那段时期，我情绪低落，离异而生的懊丧，我感到像是被不可知的命向糊弄了，始料不及，终结，突然！当然，我不能怪怨通常女性几无例外地倾向于“实用”，因为她们那般偏嗜于此，恐怕，也有她们的道理：雌性的生物进化本能，体质质量的物质需要。但是，不是不能过度、太实际了？凡事过度，超过度的极限了，不是过犹不及？还，反会自损？我是在为我自己辩护？行，我承认——我，作为一个雄性动物，输送至巢穴的给养尽管充分但囤积不足；这问题就来了，传统的“理想”的角色认定便发言了。可，一个人，不还有着对他自己应尽的一份？尤其是，我们这些异类？如何，摒弃价值取向投身去做那完全违背本性的勾当？断不能。再说，每个人的注定性都无法改变，因此，也无奈；但，棋的一局就完了，不觉中，已换了一盘，得重新下，从头开始；我，是重回单身；时隔，多年了，也生疏，得做调整。“自然属性”方面，是能完全的放开了，毋需，再有什么顾虑，什么小心翼翼，苟且营生一类，这倒是单身汉的益处。回想，过去在婚姻中，尽管，我